

和珅这个人

孟扬◎著



他是乾隆朝的头号宠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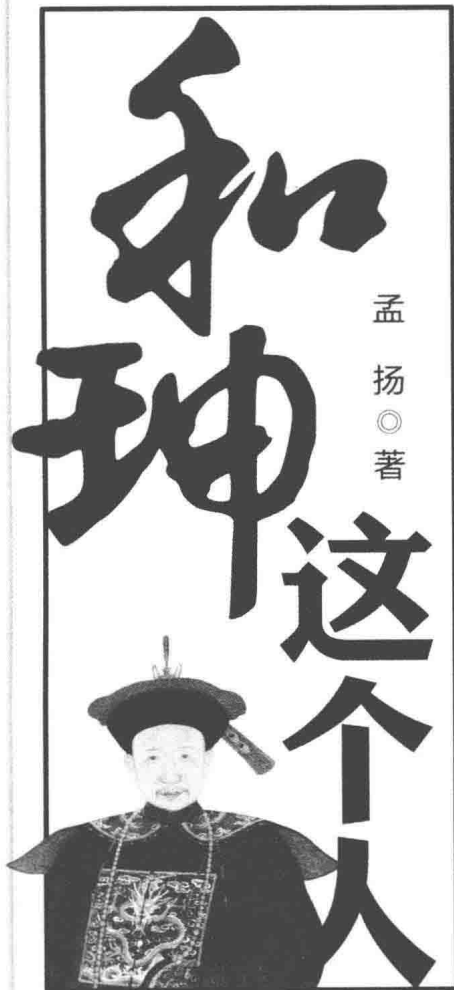
出身卑微却能权倾朝野，享尽荣华富贵；

他是嘉庆朝的第一罪臣，

新皇登基引来一尺白绫，终致家破人亡。

他的一生，尽管贪赃枉法，却又才华横溢、时有建树。

他，就是和珅！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和珅这个人 / 孟扬著. — 呼伦贝尔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521-1164-4

I . ①和… II . ①孟… III . ①和珅 (1750-1799) - 传记
IV . ① 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4606 号

和珅这个人

孟扬 著

总 策 划 丁永才 崔付建

责任编辑 丁永才

出版发行 内 蒙 古 文 化 出 版 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印刷装订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52 千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1-1164-4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多舛之年	
/	001
第二章 小小忍者	
/	012
第三章 一鸣惊人	
/	023
第四章 青云得志	
/	035
第五章 水火相容	
/	047
第六章 建勋云南	
/	058
第七章 联姻帝王	
/	070
第八章 帝之肱股	
/	082
第九章 巧立“罪银”	
/	094
第十章 疆场失意	
/	104
第十一章 严查国泰	
/	117
第十二章 拯救“红楼”	
/	127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三章	伴驾江南
/	139
第十四章	千古一筵
/	152
第十五章	智断疑案
/	163
第十六章	祸及深远
/	173
第十七章	至高荣誉
/	182
第十八章	公主大婚
/	193
第十九章	智斗英使
/	205
第二十章	此消彼长
/	216
第二十一章	乾隆禅位
/	225
第二十二章	国祸家殇
/	236
第二十三章	终为刀俎
/	247



第一章 多舛之年

刚刚进入冬天的北京城，还不甚冷，落尽叶子的柿子树，矗立在灰蒙蒙的天空里，有几分高处不胜寒的骄矜，偶有几颗没有掉落的柿子，悬挂在枝头，像是一盏盏火红的小灯笼，点燃孩子们腹中的饥饿，荡漾起满口腔的酸意。

坐落在西直门内的驴肉胡同，狭窄得仅容一辆马车通过，胡同两侧的房屋，多是前明遗留下来的建筑，青砖灰瓦上长着一层厚厚的苔藓，隐隐约约地散发出一股陈旧的霉味儿，唯有那涂着朱漆的门扉，印证出满洲正红旗人的显赫。不过，那些粘贴在门上的门神，经过寒暑轮回的侵蚀，不是这个缺了一只胳膊，就是那个掉了一条腿，斑驳得让人看了很揪心。

胡同东端的一所宅院里，一个年轻的女人正在金丝楠木床上翻滚、挣扎，生产产生的撕心裂肺般的疼痛使她那张原本俊俏的脸扭曲得狰狞可怖。她头上的汗水不停地向外蒸发，乃至润透了绣着鸳鸯戏水图案的枕头。她的脸色异常的苍白，嘴唇上的肌肉也在不停地颤抖。

“夫人，您再使使劲儿，孩子马上就出来了！”接产的产婆是个满洲旗人妇女，四十多岁的年纪，长着一口黄牙，面对着她司空见惯的场景，她一如往常那样发出近乎亢奋的鼓励。

夫人是坚强的，求生的欲望和求子的本能促使她做了最后一次尝试，她闭上眼睛，把惨白的脸憋出一丝红晕，“啊——”伴随着夫人一声悠长的喊叫，血光迸射，一个弱小的生命脱离母体，托在产婆沾满鲜血的手掌中。

“夫人，又是个男的！”产婆高兴地对夫人说。夫人惨白的脸上露出浅浅的笑靥，她挣扎着起身，看了一眼那个血肉模糊的小生命，然后重重地摔倒在床上。一股鲜血从她的下体奔涌而出，瞬间染红了整个床铺，滴落到铺着青砖的地面，溅起一朵朵鲜艳的蓓蕾。

“大出血？”产婆惊呼一声，连忙放下手中的孩子，来掐夫人的合谷穴，但丝毫不起作用，任凭产婆使出浑身解数，夫人下身的血仍是流个不停。

“完了！”产婆叹息一声，手足无措地看着地上的鲜血，在场的丫鬟们“唰”地跪在产婆脚下，齐声哀求：“大娘，救救我家夫人吧！”

产婆痛楚地闭上眼睛，凄凉地说：“要是我能救，还用你们说么？为夫人准备后事吧！”

丫鬟们奔到夫人身边，哭喊：“夫人，夫人！”

夫人稍稍睁开了眼睛，口中呢喃：“善保，善保！”

一个聪明的丫鬟立刻奔出房去，很快抱着一个男孩进来，这个男孩儿只有3岁，皮肤白皙细嫩，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碧玺一般清亮透彻，在他宽阔的额头中心，还长着一粒樱桃大小的红痣，晶莹剔透鲜艳欲滴。

丫鬟把男孩送到夫人面前，呼唤道：“夫人，夫人，大公子来了！”

夫人努力地睁开眼，断断续续地对男孩儿说：“善……保，帮额娘……照顾……好弟……弟！”

夫人说完，头一歪，没了声息，两颗又大又圆的泪珠从她秀美的双眸中滚落出来。产婆上前用手阖上夫人没有闭上的双眼，轻声说：“她去了！”

善保跪倒在血泊中，用手摇晃着母亲哭喊：“额娘，额娘，善保再也不惹您生气了，您睁开眼看看善保吧！”

那个刚生下的孩子也张开没牙的嘴，哇哇大哭起来，善保兄弟二人尖利的哭声震动着整个驴肉胡同，让听者为之心灵一紧。

公元1753年冬，福建副都统钮祜禄·常保第一任夫人因难产而死，身后



留有二子，长子和珅，字致斋，乳名善保，年3岁，次子和琳，刚刚出生。

三年后的驴肉胡同，一切和从前一样，没有什么显著变化，唯一不同的是，和珅、和琳兄弟二人在奶娘和老仆的悉心照顾下，茁壮成长起来，他们少有其他官宦子弟的娇贵，为人聪颖机警，俨然是一副少年老成的小大人。也就是这一年，常保因先妻逝去三年，丧期已满，按满洲旗人之规，又续弦吏部尚书伍弥泰之女为妻。伍氏的到来，和珅、和琳兄弟多舛的命运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伍氏身出名门，身上却没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涵养，她性格乖张暴戾，又出奇的吝啬，对和珅、和琳兄弟二人横加指责，动辄打罚，甚至不给饭食，年仅6岁的和珅和年仅3岁的和琳只能忍饥挨饿，在腹鸣如鼓的黑夜里坐待黎明，多亏家中还有奶娘白氏和老仆刘贵，经常趁伍氏不注意，从厨房偷些吃的，才不致兄弟二人冻饿而死。

1759年春，9岁的和珅与6岁的和琳在其父常保的护送下进入咸安宫官学就读。咸安宫官学是当时京城最好的学校，它的招生对象全部是八旗官员子弟，这座官学的管理极为严格，负责管理的官员老师大多是翰林，即使不是翰林，也是名满天下的饱学之士。

初入官学的第一天，和珅兄弟就感觉到这里与家的不同，这里没有后娘的打罚与斥骂，没有饥饿与恐惧，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宁静与严整有序，这与兄弟二人的性格暗暗相合。他们开始喜欢这里，喜欢这满室的书香，喜欢这画梁雕栋的建筑，喜欢满院子的知了声，和从门缝吹进来的风所带来阵阵的清凉。有时他们在想，如果这里不是学校，是他们的家该有多好，他们就可以整日遨游在这里，汲取知识的同时，也收获和体验这温馨的时光。

咸安宫官学开设满蒙藏汉四种语言学科，其中以汉族的经史子集为主，和珅对这些学科，不偏不废，无论哪门功课，他都保持着认真的态度和盎然的兴趣，深究义理，又兼他有过目不忘，举一反三的本事，很快就成为学生中的佼佼者，深得老师的宠爱。

然而祸不单行，就在和珅兄弟二人在咸安宫如醉如痴般的汲取知识时，一个噩耗从祖国的南疆大地传来，他们的生父福建副都统钮祜禄·常保病死于任上。初谙世事的和珅和弟弟披麻戴孝，从军丁那里接回父亲的灵柩，葬

入坟地，接着继母就勒令和珅兄弟二人退学。

此时，在和珅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栽种下一棵参天大树，他要学习，将来能像咸安宫的那些老师一样，成为一个名满天下的鸿儒。因此，在继母提出让他和弟弟退学时，他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他第一次向这个刁蛮的女人提出抗议：“不，我不退学，我要读书！和琳也要读书。”

伍氏完全没有想到，和珅会顶撞自己，恼羞成怒的她，拿起手中的烟袋锅敲到和珅头上，骂道：“反了你，你阿玛才死几天，就开始不听老娘的话了？我说不许上就不许上！”

面对继母的凌辱与殴打，和珅没有屈服，他倔强地对继母吼道：“不，我要上，我就上！”

和琳也不甘示弱，扬起稚嫩的小脸，对继母说：“我也要上！”

伍氏看殴打已经不能奏效，便使出了她的看家本领，对下人吼叫：“来人，把这两个小畜生给我送到柴房里去，饿他三天，看他还想不想上学？”

常保在世之时，下人们在和珅、和琳兄弟面前还存在几分忌惮，如今常保已死，这兄弟二人便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哪个人还会在乎他们是主子的身份，当下便有两个丫鬟挟起和珅、和琳连打带骂，把他们关入柴房，并在外面上了锁。

和珅、和琳兄弟二人对关柴房这样的惩罚已不陌生，在他们父亲在世的日子，他们已从继母那里领教过，不过那时的和珅、和琳还没有反抗意识，关便关了，饿便饿了，他们默默地忍受，等待后娘开恩把他们放出来。然而今天不同，和珅像头愤怒的小狮子，使劲地用脚踢柴房的门，愤怒地喊：“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破旧的柴房门在和珅的脚下，发出稀里哗啦的声响。

终于，有块门板在和珅的猛烈撞击下，“嘎巴”一声折断，门上出现了一个破洞。和珅的脸上显出惊喜之色，他弯下腰，从破洞处向外四周张望，见左右无人，便果断地退回来，对和琳说：“快，钻出去！”

和琳人小，身子也小，倏地从破洞处钻了出去，和珅也从洞里向外钻，上半身钻出来了，臀部却卡在门洞里，左右动弹不得。和珅咬了咬牙，用尽全身力气向外一挣，只听“哧啦”一声，人钻了出来，裤子却被破裂的门板



划出一道长长的口子，又白又嫩的屁股露了出来。

“哥，你的裤子！”和琳指着和坤的屁股说。

和坤顾不了那么多，拉起弟弟的手，急切地说：“别管它，快走！”

和坤拉着弟弟快步走出家门，来到街上，看后面并没有家人追赶，这才吐出一口气，这时和琳向和坤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哥哥，我们去哪？”

是啊！去哪呢？在京城钮祜禄氏是个庞大的家族，其家族中不乏贵为皇亲国戚者，但是和坤的父亲常保却只有兄弟二人，和坤的伯父阿哈硕色早在康熙年间征伐准噶尔时阵亡，死后被追赠为一等云骑尉。阿哈硕色死时，还没有成家，也就没有留下什么后人，因此，和坤的家族只有常保这一支，或者干脆就说，和坤家族中的男丁只有和坤与和琳两个人了。

父亲这一边是没有什么指望了，和坤只能考虑母亲这边。和坤生母的父亲嘉谟曾是河道总督，掌握天下水利事宜，位高权重，其家境殷实富有。想到这里，和坤脱口而出：“走，咱们找明保舅舅去！”

和坤母亲在世之时，曾带和坤回过娘家几次。母亲病故后，和坤再未曾到过舅舅家，但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和坤带领和琳穿过几条街道，在一片红墙碧瓦中硬是找到了舅舅明保的府邸。望着高耸的门楼，辛酸与悲伤一下子从和坤心底涌了上来，他的两眼湿润了，拉着和琳的手说：“弟弟，到了，这里就是咱们的舅舅家！”

和琳没有见过母亲这边的亲人，兴奋之余，略显得有几分怯懦，他不无担忧地对哥哥说：“舅舅会搭理我们么？”

和坤老成地说：“会！民俗有云，娘亲舅大，爹亲叔大。他是母亲的兄弟，看在母亲的面子上，他怎么会不搭理我们呢？”

于是兄弟二人信心满满，走到那座高大的建筑门前，对看门的门子深鞠一躬，道：“请大叔通报一声，就说外甥和坤、和琳二人前来拜访明保舅舅大人！”

看门人听这两个孩子说是姑奶奶家的少爷、主子的亲外甥，不敢怠慢，连忙跑进内堂，对正在抽水烟的明保禀报：“老爷，甥少爷来了！”

明保不同于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嘉谟官至河道总督，为人谦恭敦厚，而

明保不学无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是个寡廉鲜耻的无赖，在他的眼里，只有钱和女人，哪有什么宗亲之念，听门人禀报，他翻了一下沉重的厚眼皮，疑惑地说：“甥少爷？哪个甥少爷？”

门人了解主子的脾气，知道他早已把死去的姐姐忘了，就提醒他说：“甥少爷就是小姐的孩子，老爷您的亲外甥呀！”

明保这时才明白过来，说：“原来是常保的儿子，他不在家好好待着，上这来干什么？”

门人从主子的口气里听出来，主子似乎不想见这两个孩子，于是试探着问：“老爷，见还是不见？”

明保不耐烦地说：“进来吧！进来吧！真是，抽烟也不让人家消停！”

门人看他的主子还没糊涂透顶，显得十分高兴，连忙来到外面，对守候在那里的和珅兄弟两人说：“老爷让你们进去！快进来吧！”

于是和珅兄弟二人在门人的带领下，穿过庭院，来到内堂，给还在过烟瘾的明保跪下，恭恭敬敬地道：“小甥和珅、和琳给舅父大人请安！”

这要换成一个知书达礼的人，自己姐姐死了，姐夫也没了，剩下两个孤苦无依的外甥前来投奔自己，一定会放下手中的烟具，对外甥嘘寒问暖，可是这个明保不这样，他看和珅下跪时，白白的屁股从撕开的裤子中露了出来，竟然“嘿嘿”地乐了，用烟袋锅指着和珅问：“你的屁股，咋弄的？”

和珅脸面一红，规规矩矩地答道：“启禀舅父大人，继母不让我我和弟弟上学，我们不同意，继母把我和弟弟关入柴房，这裤子是我钻柴房门刮破的，让舅父大人见笑！”

明保听后，非但没有给两个外甥足够的同情，反倒哈哈大笑道：“好！好！不听后妈的就对了，后妈没有好东西，你们这点倒是挺像我的，我当年就往后妈的饭碗里撒过尿！”

和珅听自己的舅舅越说越不像话，顿时显得有几分尴尬，嗫嚅着对舅舅说：“禀告舅父大人，继母勒令我和和琳弃学，小甥以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故此前来，向舅父大人求贷，以让我和和琳完成学业。”

明保纵然不学无术，但和珅这席话他还是听得懂的，他的脸一下子由晴转阴，闷声闷气地道：“借钱？说得好，你阿玛活着的时候，是福建副都



统，官做得那么大，怎么会没有钱供你们上学？”

和坤说：“家里有没有钱，小甥不知，但是继母勒令我和和琳退学，这是千真万确，还望舅父看在生母分上，借给小甥几两银钱，让小甥兄弟二人能够续读。”

明保看不拿出点钱来，应付这兄弟二人一下，似乎有些过意不去，就到怀中摸索，探索了半天，才掏出几块银渣，凑到一起也不到一两，不过数钱而已，放到桌上，对和坤兄弟二人说：“我这里只有这些，拿去买几个烧饼吧，咱们是旗人，念不念书长大一样当官领俸禄，扯那没有用的干什么？”

和坤兄弟俩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舅舅会如此对待自己，几钱银子对普通百姓家的孩子是个不大不小的诱惑，可对于和坤这样贵族出身的官宦子弟，哪里会瞧得上眼？分明比打他一顿还难受，和坤白皙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向明保一拱手，道：“那就不麻烦舅父大人了！”说着和坤拉起和琳，二人头也不回地向门外走去。明保看着他们小小的背影，从桌上收拾起那几块银渣，在手里掂了掂，小心地放入怀内。

走出舅舅家的大门，已近中午时分，和坤腹内肠鸣如鼓。他看了一眼矮他一头的弟弟和琳，和琳正拿着无助的眼神望着自己，一股强烈的屈辱感瞬间涌上心头，他忍不住地落下两滴眼泪。看哥哥哭了，和琳也啜泣起来，和坤用袖子擦掉和琳脸上的眼泪，对和琳说：“别哭，我们一定能弄到银子，一定能继续上学。”

在正午的阳光下，和坤带着和琳奔向下一个目标，他们瘦小的影子被打在地面上，孤独无助，像两条细小的虫儿，在喧嚣的尘土中艰难地爬行。

钮祜禄·常保在世时，是个正直的清廉之官，为人也甚是仗义，朝中有不少官员曾是他的朋友。每逢年节，常保从福建任上回家，必请这些朋友到家中宴饮。常保久居闽地，学会了南人烹饪技术，友人来此，他必亲自下厨，做些南方小菜佐餐，颇受友人喜爱。酒至酣处，常保偶尔也会叫出自己的爱子和坤、和琳，到席间给诸位伯伯叔叔们敬酒，以助酒兴，因此，和坤对父亲的朋友圈子并不陌生，甚至知道他们的居所以及这些人家中的情况。

从舅舅那里空手而归的和坤，此刻想到了父亲生前的朋友们，这些人昔日的豪言壮语尚镌刻在和坤那半张白纸一样的记忆深处，让他浑身热血沸腾

起来。他忍着腹中的饥饿，用近乎亢奋的口气说：“走，哥带你去找个人，这个人一定会借钱给我们的！”

和珅带着和琳穿过几条街，来到永定门副将沃福寿的府前，见沃府大门紧闭，和珅便上前敲门。刚敲一下，沃府内就传来一阵狗吠声，接着门“吱呀”的一声开了，从门内探出一个裹着蓝布包头的脑袋。这个脑袋向门外张望一下，并没有看到人，刚要把门关上，和珅说话了，和珅说：“已故福建副都统常保之子和珅、和琳求见沃福寿伯伯，请大伯给通报一声！”

蓝布包头低头一看，原来是两个男孩，穿的虽旧了一些，却是满身绸缎，便追问了一句：“二位小爷是谁家公子？”

和珅再施一礼，道：“已故福建副都统常保家的！”

蓝布包头笑了，说：“原来是常老爷家的，长得可真俊呀！我家老爷正在喝茶，奴才这就进去给您通报！”

蓝布包头说着，门也未关，径直跑到屋中，向正在喝午茶的沃福寿禀报：“老爷，常老爷家的两个公子求见！”

沃福寿把脸埋在茶碗里，头也未抬，问：“常老爷？哪个常老爷？”

蓝布包头小心地说：“福建副都统常保常老爷！”

沃福寿依旧没抬头，冷漠地说：“常保不是死了吗？还哪来的老爷，出去告诉他，就说本大人不在家！”

蓝布包头磕磕巴巴地说：“可是，刚、刚才，我说老爷您、您在家了！”

沃福寿一听，立即把脸从茶碗里伸了出来，瞪着一对儿铜铃大的眼珠向蓝布包头吼道：“你真是蠢啊？养你还不如养条狗！”

蓝布包头一听，连忙向沃福寿施礼作揖，道：“老爷，奴才明白了，老爷！”

蓝布包头来到外面，到了拴狗的地方，解开狗脖子上的锁链，向大门外一指，那头马驹大小的黄狗一路咆哮着向门外冲去。和珅听到院内狗凶狠的叫声，本能地拉着和琳就跑。那条狗在后面猛追，和琳跑掉了一只鞋，哇哇大哭，眼看狗要追上了，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路人捡起一块石块，准确地击中了黄狗头，黄狗痛叫一声，掉头而逃。

和珅、和琳站在街上，面色惨白，浑身瑟缩，一个破了裤子，一个光着



一只脚，样子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

“哥哥，我们怎么办啊？我饿！”和琳摇晃着和珅的胳膊，哭泣着说。

和珅在这一瞬间，看透了人生浮华、世事险恶。他蹲下身来，用手背拭去弟弟脸上的泪水，微笑着说：“和琳，你还记得《孟子·告子上》这篇文章么？”

和琳点点头，答应了一声：“嗯！”

和珅：“你给哥哥背一遍！”

和琳朗朗诵读起来：“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和珅的目光变得沉稳而又坚毅，仿佛击穿了历史的苍穹，又穿越了未来的时空隧道，令他开始思索起自己的人生。

待和琳背诵完，和珅直起身来，对和琳说：“你放心，哥一定能弄到钱，咱们要读书，要当官，当大官，让这些人将来求咱们兄弟！”

和琳问和珅：“哥哥不是要当翰林，做当代的宗师大儒么？”

和珅笑了，说：“那是哥哥以前的理想，从今以后，哥哥要做官，做大官，挣大钱，看还有谁敢放出狗来驱逐我们？”

和琳说：“哥哥，我长大了也要当官，挣钱！”

和珅看了看和琳，拍拍和琳稚嫩的肩膀，郑重其事地说：“官可以当，钱不要你挣，哥哥挣的钱给你，你要像阿玛那样，做个清正廉洁的好官，光宗耀祖。”

和琳点点头。

伍氏虽是个刁悍之妇，但毕竟是个女人，尚存一点怜悯之心，眼看外面天要黑了，便派丫鬟拿着钥匙到柴房释放和珅兄弟。丫鬟来到柴房，哪里还有和珅、和琳的影子？不由惊惧起来，连忙跑回内堂，向伍氏报告：“大公子、小公子不见了！”

伍氏听了也是一惊，自她嫁到常保家以来，对和珅兄弟没少打骂，哪次他们都逆来顺受，从来没有失踪过，这次他们却失踪了，万一他们出现个一差二错，传扬出去，岂不是毁坏了自己娘家的名声！毕竟自己的父亲是当朝的一品大员，吏部尚书啊！

伍氏想到这里，立即集合府中的下人，出门去找。一行人在黄昏下的街道上，四处寻找和珅、和琳兄弟。

和珅兄弟去了哪里？原来兄弟二人在街头流浪许久，饥肠辘辘，又不敢回家，无奈之下，和珅想到了后海后面的寺庙，额娘在怀和琳的时候，曾经带他到那里进过香。和珅至今还记得大殿中那庄严的佛像和满桌的供果，在那个世界里，每个人都那么和善，彼此间充满了平等、自由与友爱。对，去那里，一定会找到可以果腹的东西。

于是，和珅用自己尚未成熟的背脊，背起身体软软的和琳，走出六七里路，才来到后海后面的寺院。这时，庙里已经过了进香时间，庙门已被关闭。和珅叩响了朱红大门，稍顷便有一位年轻的小沙弥出来，双手合十，对和珅道：“阿弥陀佛，请问小施主何事？”

和珅放下和琳，对小沙弥施以一揖，道：“师傅，我与弟弟不堪继母虐待，离家出走，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眼看天又黑了，无处栖身，因此来此，还望师傅给予方便！”

小沙弥说：“家师常说，佛门广开，善者进来。小施主不必客气，请小施主随小僧进来！”

和珅谢过小沙弥，背起和琳，尾随小沙弥来到禅堂，用过斋饭后，就到供香客留宿的房中休息。兄弟二人奔波一日，又困又累，头刚沾到枕头，就睡着了。

却说伍氏派出的家人，四处寻找和珅兄弟二人不见，天又黑了下来，只得回到府中向伍氏复命。伍氏既惊又怒，大骂下人无能，接着哭天抢地地大骂死去的老公常保，埋怨常保给她留下两个赘物，倒是家中老奴刘贵的儿子刘全聪明，对伍氏说：“夫人别担心，我猜想大公子、二公子不会出事，他们一定到哪个地方去了！”

刘贵是常保家的包衣奴才，其祖上跟随常保的祖上入关，已经数代了。如今刘贵已老，刘贵的儿子刘全刚满16岁，就接替父亲到了常保家为奴，到今日还不足十天。这个刘全个子不高，长着一对儿斗鸡眼儿，说话上嘴唇不沾下嘴唇，吐字却是爆豆般的清脆。

“你说他们能去哪儿？”伍氏问刘全。



刘全说：“奶奶别怪奴才说话不中听。如今老爷仙逝，少主子想去哪里也是无人待见，能收留他们的只有一个地方，不是和尚庙就是尼姑庵。”

伍氏听后，觉得心下稍宽，对下人们说：“只要这两个小畜生别出什么意外，我就对得起他们死去的阿玛了，你们折腾半下午，也累了，都回去歇着吧！明天都给我早点起来，天一亮就上庙里给我找！”

其他下人都下去了，唯有刘全没走，刘全对着伍氏深施一揖道：“奶奶，奴才等不到明早，还是让奴才现在去找吧！奴才看了，少主子不回来，奶奶也睡不好今晚的觉。”

伍氏听刘全说得在理，就打发刘全去了。刘全打着灯笼，向离家最近的后海后面的庙走去。

和珅在庙里睡了一会儿，忽听耳边有人在叽叽咕咕地说话，醒了过来，看到家人刘全和一个满面胡须的光头老僧站在地上，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话。

“大师，您说的可是真的？”刘全问老僧。

老僧拈着胡须，对刘全说：“出家人不打诳语，回去告诉你家夫人，这两个孩子面带富贵之相，他日必将成为人中龙凤，国之栋梁，须好好抚养才是，万不可虐待，恐遭天谴。”

刘全连连称是，心想：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侍奉这两位主子，等他们飞黄腾达那一天，我刘全也会跟着沾光。于是上前轻声叫醒和珅，背起和琳，向家而去。



第二章 小小忍者

老僧的这一席话改变了和神兄弟二人的命运。

刘全带着和神兄弟归来的当晚，便把老僧对自己说的话一字不落地说给了伍氏。其时，满洲八旗子民都同他们的君主一样，信奉佛教，老僧的话不亚于一壶醍醐，让伍氏重新审视起自己与这两个继子的关系。

自己自从嫁给常保，腹中平静如镜，一直没有反应，如今常保已死，自己没有子嗣，将来自己老了，还得依靠这两个孩子养老，如果自己对他们过于苛刻，他们一定会记仇，那自己的晚景一定会凄凉无比，所幸常保死后，还留下这份家业，咸安宫官学花费也不甚多，还是让他们继续上学吧！这样一来，和神、和琳兄弟二人才因祸得福，在咸安宫官学又度过了四个春秋。

因为有了这次经历，和神的人生坐标产生了重大转变，他放弃了想做一代儒学宗师的理想，把目标定位在当官与发财上。他迫切地想改变家境，让自己与弟弟过上优裕的生活。因此，他们兄弟比别人更加懂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学校里手不释卷，目不窥园，学业日益精进，武艺日益精湛。

学校亦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在咸安宫官学，所有的学生都来自满洲八旗贵族，这些人没有和神兄弟的经历，当然不会有和神兄弟的思想，他们在课